

戏剧史料读书札记（一）

龚元

作者赐稿

—

闲看书时看闲书不仅是一种乐趣。自从有了学科分类及其制度化，方才有了“闲书”的概念。所学专业以外的书就叫“闲书”。专业化从历史来看，好处不少。现在看来，则弊病日显。最大的缺点，就是造成学者的眼界日窄。过去的读书人喜欢写读书札记，文章都是从车载斗量的笔记中提炼而成，所以材料丰富，结论扎实。女学者扬之水说钱锺书的《管锥编》对其影响最大。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使她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做学问的道理：要想说清一件事，就要把关于这件事的资料尽可能找全。说时容易做时难。比如就说戏剧史：书的字面上写着“戏剧”俩字，试问谁找不到看不到呢？就诗论诗，定非诗人。所以，对于偏重历史方向的研究而言，最大范围地扩展基础性资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记黄宗羲之言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平常读书时随记了一些涉及戏剧方面的史料，既称不上多，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为了避免被讥为“俗学”，特分批抄录于此，以

供大方之家，至少看看解闷吧。不过我以为：历史的感觉往往是由解闷开始的。

第一：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有分量的书（杨振宁语）。在第三章《南开中学》中记载了张彭春的情况。南开校园演剧的话剧史意义很重要，而南开演剧的奠基人就是张彭春。不过张彭春这位留学欧美的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在何炳棣的笔下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却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拟西方某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态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大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

在第十一章《师友丛忆》中有“孙毓棠”一节。孙是西南联大晚期历史系的教授，研究两汉兵制。他的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演员凤子。关于孙毓棠与凤子，何炳棣有这样的记叙：

“‘80年代初在芝加哥舍间晚餐后回忆他与凤子的关系，一再激动地说：‘我当初完全是因为可怜她才和她结婚的。’这句话有史料价值，因为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包括近年英文有关联大历史的标准著作）孙毓棠之所以尚为人知，是他的太太凤子是名满大西南的话剧明星。孙毓棠忍不住还讲曹禺对不起他，因他离昆明时曾以凤子托曹‘关照’，而曹竟与凤子发生暧昧。但孙最后还是宽恕他们，因曹禺究竟是浪漫戏剧家，而凤子生理上‘特别’，好像犯‘花痴’。我决定写进这篇短忆是因为三位局中人俱已作古；历史主要任务在求真；这个真实故事有助于加深了解人性与人生，并有力地说明孙毓棠浪漫而永存忠厚的高尚品质。”

另有一则短小的关于张骏祥的记录特别生动，张骏祥是《万世师表》与《导演术基础》的著者、建国初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6年入党，是电影与戏剧两个领域的艺术家：

“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多少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

晋三 78.86；第二届考古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 78.5……如果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合并统计，总平均最高的要推中英第三届的钱锺书了——87.95 分！20 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中西、文才横溢的钱锺书，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吴藕汀先生属于“出土文物”，其著作直到近些年才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典型的江南才子式的老辈文人。吴藕老非常喜欢戏剧，还特爱看电影。其《戏文内外》是专门谈戏的，看书名就知道了。另有两本著作《药窗杂谈》和《药窗诗话》也包含了大量有关戏曲的考证、品评与鉴赏。一家之言，不可不读。随便说上几则：

在话剧史范畴，文明戏研究的基本资料相对而言不是很多，所以我认为只要有涉及到文明戏的史料，哪怕仅仅几句话，也是弥足珍贵的。在《药窗诗话》中，有一小节专讲“文明戏”。抄录一段：

“故而各个游艺场，如‘世界’之类，无不有此类剧团演出。为了生活，难免面向金钱，媚俗求利，无可厚非。简陋的布景，时式的服装，有几个洋号洋鼓，吹吹打打。说的都是蓝青官话，加进上海滩上各地流行的土白，打情骂俏，连下里巴人也谈不上，哪里还有什么‘东洋’、‘西洋’艺术话剧的影子。不过说句客气的，

用‘陶情作乐’吸引看客……虽然穿着不分年代，戏文里普遍存在，毕竟这种不太像话的戏剧，没有几年，只有在小型游艺场里还可以看到，显然早已失去了独立的园地。再隔几年，连游艺场也站不住脚，被淘汰出局。于是分散在滑稽戏剧团和一时兴起的歌舞团里，附属在年轻少女载歌载舞之下，穿插登场，换口饭吃。他们的穷途末路已经到了十分悲惨的境地，就是这样，淘汰淘汰终于淘汰于无形了。”

在《药窗杂谈》中，有封信写于1978年5月24日。吴藕老谈到了对建国后所拍《十五贯》的看法，迥异于当时主流评论并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十五贯》这出戏编排得很不好，漏洞百出，极为可笑……此戏堂面太多，本来没有什么可看。新脚本虽然巡抚大堂改为‘客厅相见’。而‘见都’与‘疑鼠’、‘访鼠’却无一段好的唱头，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昆腔’了。当时的编剧小组里没一个懂平仄的，所以唱句都曾经张冷僧先生改过。张先生亲口对我说‘当时没有想到你’。幸而没有想到我，否则恐怕也是什么‘牛鬼蛇神’了吧……周传瑛的况锺和王传淞的娄阿鼠都不配格，老鼠身材太大变成猫了，况锺衷气不足，大有力绝声嘶之概。戏剧的唱要叫一般人听懂十之七八，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字有许多腔，每每一个

字或有头中尾的切音所合成，就是内行不知脚本，也难听懂，梅兰芳是知道这一点的。要懂必须要提高观众的观赏力才能补救。我以为戏剧的唱腔，要听得懂，最好多印说明书，提高一般人的知识最为要紧。”

研究者当然可以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既然印成书了，不知道是不应该的。

第三，西方戏剧传入中国的途径之一就是校园演剧。故大学的校史档案等等资料里肯定会有不少学生演剧的记载，这些也是研究中国话剧史的重要材料。试举两例：

熊月之、周武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第六章《校园与校风》第七节《文体活动与校园文化》、第七章《社团与刊物》第一节《学生社团》都记载了圣约翰学生演剧的情况。《约翰年刊·中文部》（1918年）记载了成立于1913年的演剧团的情况，略引一二：

“脚本名《鹃血梅魂》，演之于静安寺路夏令辟克大戏院，观者倾城，座为之满……观者初不料学生演剧之能传神阿堵至斯也。于是而圣约翰演剧团，蜚声沪渎矣。十二月二十五夜，为耶稣诞期，复有演剧之举……剧名《扑朔迷离》，完全为戏剧性质……咸

谓约翰大学自有新剧以来，无此次之尽善尽美也。吁盛矣。殆可称全盛时代也。”

另有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共7册。里面不仅有学生演剧的文字记载，还刊登了若干剧照。不赘引。

第四，常任侠先生是东方艺术史专家、诗人、民盟中央委员。《常任侠书信集》里共收录致田汉信五封。四封写于建国前，一封写于1957年。1957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封信是常任侠写给刘芝明和田汉两人的。该信作于1957年10月16日。作者日记云：下午二时赴文化部开会，刘芝明、田汉召集，座谈“二流堂”吴祖光问题。信中说到：“至于吴祖光，我同他素无往还，他的住处我从未去过，因此不知他所交往的是哪些人。”

其实常任侠有意回避问题，不愿落井下石。1951年9月1日吴祖光、新风霞结婚时，常任侠曾为诗祝贺：“卿需怜我我怜卿，长生殿里祝长生。”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